





江夏向本洲文升

茶陵周文衡應銓

武昌蔡承芳光甫

向本漢季冲

攸邑蔡承向以經

江夏易繼丁殷武

武昌余煥章甫

茶陵陳夢珠文卿

武昌向于宸爾池校

楚游稿

書屈賈二先生祠壁

附賈太傅宅今為屈賈二先生祠詩

雨霽重登嶽麓

後伯夷頌

郭氏雙節卷

文昌閣文會序

文昌閣碑

雜說

左右銘

寄諸生書

答周應銓書

讀大學

書屈賈二先生祠壁

萬曆甲午春日見奉檄丞茶陵州州隸長

沙見既將母至州居三日受事長沙禮也
二三大夫館之屈賈二先生祠見欣然振
衣上謁二先生畢齋沐棲止其下又三日
循星渚擷藻秉蘭薦于二先生九頓首而
跪竊有請於二先生屈子之心爭光日月
達如子長尚有何國不容之語豈曰九州
相君本之賈子夫固不知其寓言耳即其
悲哀於梁以身殉職此豈輕於去就者耶
獨單闕之賦似猶較量於生死之間而司

馬氏顧爽然自失抑又何也夫卑溼固不
必為病服亦不能為祥發書之占亦偶然
有觸以泄陰陽之故明造化之妙而史乃
以為謫居又曰意不自得是文致賈生者
也且云騷之亂謂人莫知而投江夫屈子
若曰已哉國無人兮如宗國何蓋不忍見
之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夫豈屑屑於子
蘭之疾而發憤於上官靳尚之徒為邪孔
子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傳二先生誣二先

生者也取二三策而已矣其辭曰承

后皇之嘉命兮分符竹而浮湘奉板輿而朝
濟兮氛埃闕而翱翔童叟蹒跚而來迓兮
曰茲神農之舊疆原疇鱗鱗而就藝兮榆
柳參差於周行既展祀以服官兮從寮案
以趨蹌來受成於憲府兮依俎豆以肅將
惟精爽之降鑒兮庶蒙昧之有明秉不二
以事君兮斯終身之慕也曰何國之不容
兮豈夫子之素也吁九州之可歷兮寔賢

哲之寓言彼悲傷於墮馬兮肯曳裾於何
者之門此為周鼎兮彼為康瓠此為千仞
兮彼為在筴夫在筴千仞亦何常兮又何
恠於林迫之徒亂曰日載陽兮天地舒倉
庚鳴兮荼如飴原有黍兮置有廬我民歲
歲兮祀三閭

賈太傅宅今為屈賈二先生祠

舊井賈生宅新祠屈子同兩賢此相遇百代
仰精忠薦藻非今日題詩繼國風平生懷古

意况復雨聲中

雨霽重登嶽麓

夜雨晨朝歇重來續勝遊雲開衡岳曉天淨
洞庭秋樹色濃如畫山光翠欲流古碑芳草
路禹跡此神州

後伯夷頌

伯夷非武王有諸曰未也然則孰非之曰仁
之所非孝之所非非二子非之也夫二子者是
在父命則是是在天倫則是仁所非則非孝

所非則非二子無是非也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惡而非之非有所非也既改而不
念非有所是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
抱祭器而法微子知有殷之祀而已微子於
比干箕子無所是非是於仁非於不仁而已
武王周公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往
而攻受泰誓之篇數受之罪而天下服疑天
下無非之者而殷之頑民數世不變其心未
嘗泯也獨獨夫罪盈天下掩於弔代之義未

有能發其是非之微者而二子獨發之仁孝之公託二子而存非二子之非之也故曰伯夷非武王與曰未也當是時也左右欲兵之夫以五步六步止齊之師五伐六伐止齊之師豈其兵人於周王之前則武王之兵之也使無尚父則如之何曰兵之而已矣此固二子之所謂求仁得仁者也由此而亂臣賊子不接跡於世固二子之所欣然就兵矣虞人死皮冠一志士且爾况於二子故曰伯夷者

心於天下一於仁孝窮天地亘萬世無所自為是非者也今之人一凡人自以為能是一凡人自以為能非人比周而夾持要其所利攻其所不便曰吾能是非人噫何足算與作後伯夷頌

右書茶陵石龔彭生茗芳家藏范文正公所書韓子伯夷頌後

郭氏雙節卷雙節事在正嘉間茲予至茶陵追詠之

城邊烏將雛啞啞枝上啼風雨此飄飄戶牖
誰支持妾身安足惜歎闕垂如絲相向無復
言雙淚同纒縻我悲忠臣心三復鴟鴞詞天
地有翻覆撐拄在民彝嗟彼丈夫行徒然施
須眉屹屹茶陵山烈烈女士節山石尚可移
女節不可滅

文昌閣文會序

君子以文為會始於相孚繼而相畏中而相
服變而爭又變而相益卒於相信而後其會

始成要之皆所以相成而已夫生同里學同
事有親戚交游之雅而愛生焉故情孚而交
締交締則聚而為文陸機氏曰休它人之我
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憂_二乎其難_一於
舉目而睇之皆勝我者能無畏乎畏則懼其
先已媿其不如彼折於心而後服_二則豈其
安處於人後早讀而夜思行吟而坐索精神
之注必有悟焉悟則覺義理之無窮隘所觀
之有竟疑起而多歧多歧則各恃其長心競

而意角而言之同異不與焉是之謂爭二不
已則困二則真識通而解脫神故去其所迷
集其所善取彼之苑沃我之枯以彼之佚釋
我之勞是之謂益而文始成沈潛以養之涵
濡以存之天高地下唯蜩翼之知二益之益
又知畏之益服之益而爭之益也而信始深
而會始成此會之道也會之道始於好奮於
畏辨於疑突詣於爭萃於益說於信而其會
始成蓋若斯之重也是歲三月予還自長沙

大夫蓋公與博士陳公命予主文昌閣之會
明日博士楊公李公扶公至自長沙申以命
予二惟日以靜之與二三兄弟語者申之二
三子三閱月而彬二乎雍二乎充二乎其有
得矣而斯會以成大夫之命有光矣予乃請
於大夫謀之諸博刻其文為帙而序之予惟
斯閣之建成茲甲午夫甲二也日之始也午
遇也文明之期也矧茲祝融之邦乎甲以興
之午以遇之寔合之矣雲陽降神涿川攸同

而茲閣巋然當之地效其靈天昌其會大夫
師長與邦之諸君子寔殫其精凡所以為二
三子也二三子以茲會而成應期而興立朝
行義其所以相孚相長相讓相先相信相成
以踵美茲邦之先賢君子而光大夫師長先
達之盛舉予益有榮矣二三子勉之哉遂書
之為它日左券云

文昌閣碑

文昌之祀於楚為宜周漢以來於斯為盛其
星列於斗樞主天下昌泰文明之象故稱司
命亦曰司祿嘗薄遊人間稱梓潼帝君今豐
顏美髯冠履袍帶是其像也固人命之有當
非離合之可為神之所秉關於世教大矣而
茶陵有祠祠之於閣自今始蓋逢掖之請臺
司之檄而州大夫與鄉大夫士畢力而成之
者也同知多見至值神之像成遂課士於神
之側士之心曰以祈科第是則然矣然科第
可以榮士不可以重士神之昌斯文也曰興

景運隆道脉將俾登進顯擢之士有任道立
教之人出焉以有爲於斯世開生民之聾聵
以率由於皇極無偏無陂而爲此學之重也
則斯文之光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彼
且視彖系爲贅詞象占爲粗迹而於穆之純
乃爲文也則文可知也詩亡而騷作六經晦
而太極圖發仁義中正之旨文在楚矣昌之
者其在人乎神篤之也吾願茲邦之士之昌
是文也神其永孚於茲邦矣乎歌曰春蘭兮

青二 秋鞠兮英二 素月兮流光白石兮磷二
回風兮雲旂高閣兮委蛇汙有蘋兮江有蘼
薦常事兮沫之湄

雜說

此凡若干條皆序記書簡之文門人周
文衡謹摘其要語與二三友人書紳云

儒者常言周公而上道明於上孔子而下道
明於下自周迄宋抑或然矣夫孟軻既沒
坑焚禍起斯道幾絕至宋中葉雖諸儒私
相傳述而表章不出於朝廷儒者之言猶
曰宋德隆盛治教休明君子之歸德其名

如此也乃至我

國家之興

太祖高皇帝特揭孔孟六經之書列之學宮
用以取士以明倫為學以大學為教崇獎
天下忠臣孝子貞烈節義以厲風俗而正
家之法一闢睢鵲巢之化蓋禹湯文武之
治周官之法於是再見古聖人之道統寔
至我

朝復大明於上既明之而既行之至今遠

成祖文皇帝性理大全書之纂

宣宗章皇帝五倫書之頒而

列聖敕諭督學正學正教尤炳於日星我

孝宗敬皇帝敦倫立教而

世宗肅皇帝敬一之謨五箴之釋同符敬義

我

穆廟尊儒重道

皇上敦崇正學文武之道寔顯於茲君子率
而由之無待於言矣乃或以皎日之明不

能自異輒欲入窈冥之穴窺罅隙之光不
事桑麻而采蘿蔓不貴樹藝而稱野葛豈
不悲夫

孔子不言道統獨上遯文王曰與於斯文而
子貢亦曰文武之道未墜而已論語篇末
述咨命之詞誓師之語即事即道不單言
道也然記者之詞非孔子自言也孟子幾
希章叙舜禹以來至于私淑孔子而由堯
舜章終篇不著一字其所感者深矣漢之

董子有道之大原之說唐韓愈則直以原
道名篇意亦近之然至程叔子而精至朱
夫子而光大著明無餘蘊矣然則後之求
道者寧患不明哉雖然魚忘於水將厭乎
水矣鳥忘於木將厭乎木矣悲夫是亦水
與木之過也

夫學為人者至孔子止矣孔子之言至論語
止矣今學者鮮言論語何也謂其坦然明
白無以騁已說也故多言中庸常言大學

周程之後總之朱子故攻者以朱子為的
使無朱子則必移兵伊川矣此項籍殺守
通意也豈不同心藉為兵端耳然言大學
止格致何不反之修齊

古之人為我者真為我兼愛者真兼愛義外
者真義外孝二為利者真孝二為利乃又
有之不兼愛而實諂不為我而實貪析義
甚精而行與義背見利若浼而心與利一
者孟子生於今必敬揚墨信告子而無惡

於蹠之徒矣

古之知言也易今之知言也難古也蔽而詖
今也明而詖古也陷而淫今也通而淫古
也離而邪今也洞而邪古也窮而遁今也
達而遁古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也是
其所非二其所是

古者三疾今者三疾狂而譎矜而貨愚而嶮
讖譎而人以為狂貨而人以為矜嶮讖而
人以為愚悲夫神矣

士君子處世無忠信篤敬之心愈精愈工只
走得光棍頭路成得掩護機關立得躲閃
營寨日熟日妙自以為是視所謂久假不
歸者又下又下也假之者猶有仁義獨其
心為利今只是空談并所謂假者無之矣
五霸豈肯如此大學錯簡反覆辨究謂曾
子之學在此夫三省之語豈不章著何不
言及

朱子之學在於居敬窮理反躬實踐其所以
接千聖之真傳大有功於學者則人人能
知之矣若其大有功於我
國家則人或未有知者我

太祖高皇帝重闢乾坤整齊華夏一時輔佐
之臣制作之英皆學朱子之學明倫立教
移風易俗議政制法一折衷於朱子之言
朱子身雖不試而學大行於洪永之間
列聖相繼日以修明蓋至弘正間而淪膚浹
髓人無異學君二臣二父二子二夫二婦

婦三綱正五典叙天下庶幾成周之盛而
晦庵先生實我

明之周公矣見仰誦周禮紬繹先訓因竊記

于簡以俟後之君子有稽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

也功

聖人之言載於經者易詩書春秋周禮儀禮
凡為經六而夫子之言載之論語其後乃
有孟子此其確然無疑者學者求聖人之

心求之此足矣豈其有所遺邪豈其有所
窒而不可行邪夫道若大路顧咨二馬問
道借聽若無所之者何也

中庸大學皆至言皆先民所傳述如此傳也

非經也中庸作於子思者司馬氏語也大
學後中庸戴氏之記也司馬氏戴氏皆漢
人未必不可盡信然它無據則仍司馬氏戴
氏可也

易諸本古本亡今列之學宮者王弼本也又

有費氏本晁氏本二本雖不傳而諸家所
論著尚可攷見今所云古本則呂伯恭本
朱子因之作本義者也程伊川以王本作
傳今割本義附傳故王弼本獨行然無攷
其異同者以無關易之大義也易之畫起
於伏羲重之者或曰伏羲或曰神農而文
王卦序與伏羲異孔子說易或與文王異
義各有當也今不惟其義而惟同異之辨
何學之有

大學今注疏本與章句本不同注疏本如先
天易章句本如後天易

古之學者反身窮理致知實踐是身心爲一
也後之學者談心學極細而躬行則踈是
有身外之心也古之學者以禮制心以義
制事直內方外心一而已後之學者談析
義利極精而處事則私又自謂心源潔淨
澄澈是有事外之心也吾不能知之矣
近過一友人相見有憂色詢其故曰吾黨多

不著不察柰何見應之曰夫誰行之邪夫誰習之邪豈不行不習爲無害而惟著察之急邪

域中四民士最失職人有五官心最失職人倫有五朋友最失職

自予之至於斯與士言二禮與民言二信不敢以佚志侈行長其回遁滋其誕諛而不能效涓滴於此民也雖然禮讓爲國則竊志之矣

君子之心純是敬畏故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居處必恭執事必敬不敢侮鰥寡不敢侮臣妾不敢侮君子不敢侮小人無大小無衆寡無敢慢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君子之心如此正嘉以來詆譏先輩此義日以陵遲而先正之風猶未盡泯近日猖狂恣肆無復顧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公幾

於漸滅矣人心日壞國事日非誰生厲階
故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
其政孟子所以闢邪說閑先聖之道也

君子蕩蕩本之終日乾乾

夫人臣之心始寧有欺獨自慕富貴計子孫
而後移其心於利而至欺吾君而不知有
命命者吾所受之正理也莫之為而為之者也至之則為
立命順受之則為俟命知富貴之有命則必
不齷齷以徇人知子孫之富貴有命則必
不營營以殖利人不志於利則必志於義
志於義則內省不疚於人無作何欺之有

易曰遯世無悶遯世矣何悶之有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學至於上達可以無悶

矣知我者其天乎遯世之謂也下學上達

者君子也君子則奚愠故曰人不知而不

愠不愠者無悶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

孟子曰窮則修身皆言學也下學上達之

道也其曰日章曰見於世有日章者矣有

不必日章者有見於世者矣有不必見於

世者知我者其天也不愠也無悶也斯君

子也已

収視然後能視返聽然後能聽

典倫彛常也天有常道人有常性時反常為
災物反常為妖

左銘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有此實功自有此真趣

右銘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
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顏淵問為邦子
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隨分可以
盡職巧言勿為所惑

寄諸生書

瀕行辱諸生朝夕見過不憚溽暑數十里遠
送不辭跋涉且捐筆札之費節饗殮之資為
治步障圖卷冊而誅歌之踰旬不少暇見則
何以堪承諸生奕奕長才見何能裨益分寸
昨者諸生所稱述皆過見不敢承獨有謂見

節儉正直得之詩訓篤實躬修本之家範見
竊敢披襟當之見雖承先子之教不敢謂克
肖然不能欺二三子也奉老母至湘潭念諸
生不置為寄此諸生念見也則相與勉之矣

答周應銓書

采教殷二甚感甚媿見何以裨諸生但義不
以利疚誠不以偽雜則所聞於父師而真切
躬行者也諸生皆知之不知肯不厭其近易
而從事焉否也承問又言之幸炤之

讀大學

客有問大學同異者多見應之曰讀經之法
心貴虛而公識貴精而正有所著則滯有所
嗜則偏炫博則混精搜竒則害正梁丘夏侯
而下多所不免惟朱夫子之心獨與往昔聖
賢合故盡得往昔聖賢之意而為之釋不恢
之而廣不鑿之而深不率意而易不極想而
玄若曰語如是止耳予友彭時鳴氏覃思於
易一日謂予曰以卜筮言易寬乎易矣多見

應之曰古君子無特著書者帝典史臣所述
周官象魏所布風謠采之間巷雅頌用之廟
朝其它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立言以垂訓但
言近而指遠取類小而苞括大故謂之經非
聖人意也至七十子之徒記孔氏之訓詳畧
淺深靡得而齊獨其編為論語必有為之討
論剛定者故傳聖人之心瞭然如見若大學
中庸二篇與孝經一書其指雖出於孔氏其
言多論語所不載其書亦著述之體非仲尼

弟子一時間答之微言其語意亦與論語不
甚類故程氏朱氏以大學為孔氏遺書而所
謂孔子之言曾子之意者蓋亦議擬未定之
辭故是書者成於孔子弟子之弟子也孔
子與顏子論學盡於非禮勿視聽之數語論
治盡於行夏之時之數語故曰如有用我者
吾其為東周乎又曰期月而已可也夫子而
為政其教詩書禮樂誦詩舞勺與冬夏教以禮樂皆
周制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與興於詩立於禮
禮成於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皆從周禮其

治君二臣二父二子二周禮二魯文武之道
木墜舉而措之若此其易也及孟子則其言
益詳揚朱墨翟之辨井田學校之制疊二不
置蓋周禮之存者希矣故中庸大學之為書
宜其去孟子為近故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學以九經為治品
式條貫燦然畢備蓋傷道德之不一周道之
不可復而載之空言以待來世者之所為也
非述也作也斟酌百王之大經細繹仲尼之

緒綸以為此書故曰孔氏之弟子弟子為之
也若大學之為經為傳乃一人之言先舉其
端後竟其義若為之傳者然也其書不知於
中庸孰為後先惟孝經之作於二書為稍後
其為孔子曾子問答者亦著書之體云耳若
必實有是言而後可則帝謂文王文王曰咨
為不經之談矣或謂其書先出詩則後人所
增宜削者非也詩惡可廢哉夫引詩者何必
盡合也孟子時亦已有然者矣其或篇章不

同者何也曰此不必論也其語同所傳述不同今夫自門而堂自堂之室一人言之兩人傳之非有意於異之也其必有不同者矣古者經皆口授寧人二削簡故言有詳畧繁簡其大義一也或曰大學有錯簡歟多見曰有之聖人之道天也其言有綱有紀如寒暑冬夏之有定序也其或前或後或詳或畧如氣候之不齊無愆於四氣之序也不必以意求不可以法定之也不然若二長二以下程子嘗

序正之而朱子復仍鄭氏何也且其文之同者多矣其誰三復之而獨紛二於淇澳數語之先後知本知至之有無何也朱子之考定羲氏和氏之曆象授時分秒不爽者也亦聖人之意也禮記為鄭氏注刻之石稱石經舊矣而版本布之學宮正嘉間所尊謂古本者是也今石經之外又有石焉然考其序次抑何其密而工也是故鄭氏本可無疑也朱氏之章句可無議也守其舊聞繹其指歸毋亦

可以相發歟又奚倍焉若曰是必誰氏之言也必其如彼而不如也則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又何歟是皆聖門高弟親聞之夫子而猶曰非夫子之言則夫子之言可知也是故是非之倪議論之所由起也是好勝之故也今所考中庸大學次第從鄭氏禮記多見之幼也執大學從王先子曰誄南陔者學詩叙七制者學尚書補大學不學大何也先子曰不敢也蓋曰程子之意而猶曰竊取揣二焉不能當也况曰擬其辭嗟乎此先正之心也

楚游稿下

楚客莆田李多見子行著

門人蘄水朱期晉康侯校

丹陽鍾鳴鳳國儀

鍾鳴鶴國清

蔣守止敬輿重校

黃鶴樓詩

晴川閣詩

赤壁賦賦有序

岳陽樓賦

黃鶴樓示諸生

上有黃鶴樓下有黃鵠磯黃鵠幾時伏黃鶴
何年飛湯湯江漢水滔滔流不歸川上之嘆
逝今是知昨非君子改過徙義欲及時也

晴川閣山下有石橋或曰子房進履處
非也乃郡城樓壁上刻黃石公子房像
因感而賦之

晴川猶有樹芳草已無洲但見昔人詩不見
昔人遊涓涓圮橋水脉脉向江流報韓懷深
念輔漢效良籌已從赤松子何意復封留萬
戶擬自污明哲銷隱憂白髮四老人調笑能
安劉辟疆進秘計唯取為身謀承家苟如此
豈不媿箕裘俛仰增鬱紆日暮風颼颼

赤壁賦賦

門人朱康侯謁李子曰蘇文忠以二
賦移赤壁於齊安願有以賦之李子

曰唯唯賦曰

繫玄黃之肇位兮斯川岳之融結既名方以
明民兮乃正疆而分域遡吳魏之構兵兮寔

夏口之逖逖睠伊人之來遊兮遂假靈於茲
石山光橫奔而來赴兮水恠踴躍於江湍掣
巨鼇於緇素兮移礪碗於毫端濯清風之嫋
嫋兮對明月之變變蚪龍繚繞於樹巔兮虎
豹羅列於層巒航一葦於中流兮恍御風之
列仙弔霸圖之銷歇兮誅雄桀於當年覩天
地之終竟兮證往事於目前乃文章之妙用
兮埒大造之陶甄叶豈縮地之真訣兮來茲
壁於齊安叶少歌曰有美一人兮獨濩落粵

山楚水兮何寥廓窮蹙坎壈兮無不夷不令
楚與粵兮成落莫倡曰天地大荒兮人生何
常名實靡定兮命固有當壺父之盜兮尼聖
同名慈母投杼兮曾參殺人名教可立兮名
節可貞殉名喪質兮君子所懲山亦可沉兮
川固可升况於否臧兮奚實之存叶南北易
位兮星辰錯行何疑茲山兮異地同稱重曰
大道無爲兮至德無名無伸昭昭兮無情冥
冥淵潛自玆兮君子所經岸爲谷兮谷爲陵

惟吾心兮怍怍

岳陽樓賦

楚游子循沘水之涯栖雲陽之阻將問郢都
指夏口乃沿湘流涉羅子驟青岡之陂息大
澤之浦鷗鷺齧齧似喪其與郢居子過而問
焉曰吾子何國之公子所從來母乃遠乎何
若是憊邪楚游子仰而視俯而吁謝曰有之
吾聞之古之君子幼而學長而修居而思行
而游無遊不燭無隱不抽方輿挾其閶巖藪

標其幽索之窅窅垂之悠悠故足休也今不
穀銜檠爲動涂潦爲憂繭足噤舌呻吟伊嚶
莫賦於登高靡詠於臨流不穀且危於今斯
奚憊之敢尤郢居子曰否否不然夫物有之
雲興而雨集颯起而谷響居閭而聰鬱憑虛
而志爽理固然也巴陵之閣請與子偕焉涉
級而盡等則無名先生在焉坐而弦其琴二
子逡巡踟躕而不敢進膝行而前危坐而侍
先生援琴而鼓之其辭曰洞庭兮泱泱君山

兮芒芒伊人兮水一方我欲濟兮川無梁東
方兮既明水波兮流光渺雲樹兮蒼蒼我所
思兮遠莫將其聲若下而墜若抗而高輕如
寒蜩之翼細如秋靛之豪二子竦然而聽再
拜而請曰音無此最悲者乎敢問以何音也
先生曰此爲洞庭之曲先民之所以寄其思
也君子聽之以和其德小人聽之以消其慝
思而不則民將何式二子曰美哉願有以復
之先生曰復坐於是又援琴而鼓之其辭曰

高閣兮鬢鬢蹇吾游兮委蛇麾赤豹兮先驅
從文狸兮載桂旗衡岳兮嗟峨洞庭兮曾波
渺美人兮何許倚余檻兮嘯歌其聲若汎而
遠若引而近浩浩乎如天地之大肅肅乎如
金石之勁二子竦然而聽再拜而請曰音無
此最悲者乎敢問此何音也先生曰此爲岳
陽之曲先民之所以明其適也君子聽之以
貞其志小人聽之以力其義非志非義何以
善世二子曰善哉音無踰於此者乎先生曰

何爲其然也昔幹維繫而天極加八柱定而
東南傾祝融御而岫嶁著炎陵興而茶鄉名
蒼梧巡而九疑封汨鴻奠而衡岳銘平成奏
而六府修九敘歌而鳳皇廷斯亦萬世一時
宇宙之極盛也而玄圭告成寔勒茲岳萬國
之所同也文物之所宗也於稽其世其當南
風之奏賡歌之日乎和風翔洽南紀爲輝雖
甚盛德茂以加矣故茲勝也澄波夜光山石
晝潤靈鷲迴翔文螭游泳靄雲被牖祥風入



